

武林往哲遺著

始豐藁卷之十二

後藁

徐一夔大章著

序

送邱子強序

廬陵邱子強氏聰敏而詳慎既世居文學之郡而其諸父又多以經術起家子強習熟見聞固有以異於人者矣且又益勵于學鄉評臚之會朝廷收攬材畯以子強貢擢丞杭之餘杭其爲丞時詣會府白事暇輒見余於冷署意甚懇款斯足以見臭味之相同者矣茲將上京師考績過余余告曰聖明在上思致太平之治一去壅隔之弊聚天下之賢才而用之公平正大之道如青天

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士生斯時患無材爾不患無用
用矣患不能宣力不患上之不知余聞子強之丞餘杭
也日坐訟庭上與其令可否事不持一見務協民情而
止於徵輸則多寡以節於期會則先後以信於趨辦則
緩急以宜上官稱爲佳丞其民亦曰是能司平於我者
也夫丞所以佐令者也事無所得遂古人之爲此者有
丞負予之歎今子強爲之而致善譽斯不負丞矣往遵
著令條疏治行於尺咫之簡以上於吏部以聞若夫顯
被光寵蓋不必命之著龜而有以知其然矣天高氣清
綵舟容與覽畿甸之博大瞻天闕之伊邇神怡思豁無
不足之意不其快哉雖然褒典有二或仍授前官以竟

其撫字或膺不次之擢而大其設施皆異數也予強行
哉如授前官而還將必訪我于寂寥之境吾當執手而
與之傾寫如膺不次之擢其亦有以慰我乎

送吳景純歸省序

今年冬十有二月余坐論堂上天雨且雪有二客霑澤
而來迎而挹之浙司從事潘彥吉尹仁茂也坐旣定徐
叩之曰二從事職掌公牘胡爲擔簦躡蹻訪我於寂寞
之濱耶二從事進而言曰屬有所請僚友有吳景純者三
枯蒼人也姿粹雅且有材諳布政使司辟爲承差者三
年傳命于各州縣關決趨辦事無不集上官賢之比者
朝廷有除弊之政自完者鮮獨景純如一丸璧無纖毫

豐抑不謂之賢乎茲將謁告歸省其親願假寵于執事者得一言片辭張之是亦揚善之道余謝之曰余坐痼疾觚翰事疏久矣誠如所云則又不能已于言也枯爲郡在浙水東素多材傑其在前代者吾不暇遠引若我朝之誠意伯以謀略而建輔運之勛章按察以風猷而揚澄清之烈皆表表偉偉於當世其餘以文學政事敷歷中外者又不一而足景純生長其鄉習熟見聞固異于眾人矣宜其自見者夔出乎尋常之表也余嘗聞之景純性至孝其承差于使者府也不得奉晨昏于其親行邁之餘顧瞻白雲在彼故山情不能自己用狄梁公過太行故事規摹爲圖以繫其思親之心此有以見景

純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者矣嗚呼孝也者百行之原也人而能孝則其行諸已者如執玉如奉盈可知已枯多材傑他日有位於時揚芳邁偉豈復後於諸公哉歸哉歸哉可以慰悅而親矣天稍霽道無泥塗吾當扶僊送之浙河之上

送徐子貞還官序

潭府典寶正徐君子貞將還子貞世居杭其去杭也五年矣始獲與鄉里朋友一相見其鄉里朋友甚欲款畱之而勢有不可者或告余曰典寶君將有數千里之役職務在躬復欲如今日之相會聚亦浩未有期其行也不能無離別可憐之意子幸以片言隻字慰解之余告

之曰凡人之不得志于時必有羈窮無聊之思與之游者故皆有言以慰解之吾謂子貞此行有得志之事三
寧待吾言以慰解之哉子貞以才行選於朝得爲親王
官屬趨蹌王廷夙興夜寐敷陳尊主庇民之術爲王所
知遂蒙予告歸葬其親所謂得志此其一矣古人有親
喪弗舉者必請乞于朋友而後獲葬其情蓋亦戚已今
子貞不煩請乞蒙王特賜奉襄之費舉二十年未舉之
喪所謂得志此其二矣人有遠行有篇什之贈人且寶
之子貞之來也王爲賦詩三首至親灑翰墨以寵其行
珠玉照映鸞鳳飛翥光耀被于鄉里所謂得志此其三
矣士之仕也患不得以行其志今子貞旣得賢王而事

之又克盡人子之大事天下之樂孰有大于此者乎六月之吉綵舟容與沂浙河而上西過彭蠡而觀大江之演漾又折而南夷猶乎洞庭之野時雨初霽夏山如沐瞻望王廷在紫雲之間欣快可知又安用慰解爲也吾見子貞所攜無他長物獨見牙籤錦軸動盈篋笥皆晉唐人墨跡誠千百年祕藏之物今子貞俱收並蓄以備館閣博古之用誠難得也行哉子貞吾與朋友遙見翼軫之間有光如虹必吾子貞至也夫是爲序

崔彥齡往海南省親詩序

崔彥齡氏才質秀整秦川之彥也與之游者雖未悉其中之所蘊見其容止進退自不敢以常流目之矧與之

雅者乎一日持故人郭文伯甫書來見余於武林慨然有不怡之色拜而請曰吾母氏遠在海南茲將往省道阻且脩願暇寵于執事者贈之以言蓋彥齡方髫髻時失其所怙其母改適桑君後桑君仕于朝以事謫海南其母與之偕往而彥齡畱落鄉里不見者數年思之不置故往省焉以常情言之彥齡之母蓋有託矣然自此而去沂浙河過彭蠡出大江之西南踰五嶺下惡灘之水而後涉鯨波之茫洋乃得見其母是行也跼蹐萬里蓋亦艱矣而彥齡不以爲艱視萬里若跬步詎非孝人也哉且吾聞之而母尙康健彥齡年方向壯績學累行聲譽日著將嚮用于時他日取范文正公故事迎母北

還享有五鼎之奉亦未爲晚安用戚戚爲哉余旣嘉其
志又重以文伯甫之請贈之以詩崔生秦川來面有憂
戚姿問生何所爲念母無已時母也在何方南海渺天
涯涉川水增波陟嶺路多歧區區寸草心不敢辭險危
晨興霜露零夕息煙火微去去一萬里視若跬步爲人
生穹壤間母子故相依胡爲若鴻雁南北相背馳白日
行中天寧不照吾私願言崇令德遠大以爲期

送前郡守王公還鄱陽序

昔率謂天不可必余獨以爲不然天者理而已矣曷嘗
不可必哉顧吾之所存何如耳土之沃者其葉茂膏之
沃者其光燄亦理之自然也設有不可必者特其暫耳

而非一定之天也余于鄱陽王公必先觀之而信公負材氣早有志于功名值天下亂集鄉兵以守土會國家收攬羣策而公連有典郡之命其典郡于杭也鞠躬盡瘁一以公勤處之而其爲治慈愛之意恒存于威嚴之中杭爲郡地大物眾供億浩繁公區別有條理吏畏其嚴民懷其惠事無不集者聲譽赫然而公剛介不阿有撓其政者以非道干之雖其勢燄薰灼終不肯曲法以徇撓者銜之以他事誣公竟坐是去官謂之天不可必者亦近之矣而公之去雖遠謫數千里肉食漣飲亦未嘗有無聊不平之意及耄而歸意氣固自若也一日慨然有懷曰吾舊所治惟杭爲佳湖山城郭不知無恙否

一日命舟東下蒼顏白髮從一二童子曳履而行望湖山之鬱紆顧城郭之磬曲徘徊久之父老遺民相見道左曰此吾故侯也再拜獻欵問安否外依依然不忍去若欲得其再任者嗟乎自公之去撓公者固已聲銷響滅而繼公者朝榮夕萎亦不知其幾易自公觀之有得于天者多矣天果不可必乎余年與公相上下其來杭學亦嘗辱公之薦而性戇愚且加之痼疾他不能有所爲也出處去就然亦一信于天而已今見有如公者又已然之明效大驗也寧不重予之自信乎公畱杭逾月而還鄱陽故吾道其得于天者送之

送歲貢生蔡長年序

今天下廣設學校爲儲材之地法至備也衿佩之士選
于編戶而廩于學官朝修暮習升于太學以待國家之
任使此固著令然天之生材不一其等爲之師者雖有
智力亦不能強之使齊苟其人未足以貢雖欲脫穎而
出不得遏眾論而先之其人可以貢矣而欲謙遜自持
亦不得曲徇其意而後之也蔡生長年之爲杭學弟子
員也其質粹然其氣溫然其言動舉止悉中禮度而其
治經義辭章善自磨揉理達言暢琅然可誦蔚然可觀
推其餘力以及字畫一波一磔亦不苟且務得晉唐人
筆意私竊以謂使廩于學官者皆如此庸非職教者之
幸乎當洪武十五年聖天子新作太學以教育天下之

英材言者以州縣所貢弟子員推選未至奏令拔其尤者歲貢一人且著爲令歲十有二月適迫貢期余忝論薦集分教師與其同學友而詢之曰歲貢生孰爲宜僉曰無如蔡生杭學乃兩司一府所泣質諸兩司一府之長亦皆曰吾月旦望視學亦獨視偉此生貢之爲宜而生乃欲自晦有不敢先之意余進之曰子獨不見夫玉乎其膚理之溫潤光華之暢達玉不自寶也而知玉者過見之曰是物也爲瑚爲璉爲珽璜爲璫瑀爲環玦此其選也彼不卽人而人卽之矣生宜勿辭于是以其名上古者論士亦必于學無他爲其公也茲當歲貢之初而拔生于四十人之列以之充貢此一鄉之公論也今

去而列于大司成之館與天下之俊彥角立他日論秀
于天子之廷則有天下之公論在焉生其勉之如玉之
必爲美器吾黨之望也

送蔡平赴會試序

去年秋大比浙闈取士凡六十又六人杭學以弟子員
選者得六人焉有蔡平字持正者其一也古人有言非
靜無以成學蓋靜則心志專壹不爲外物所搖奪而後
能有成嘗讀唐書至褚無量傳歎曰褚公之學以靜而
成者也褚公杭人居臨平湖邊一日龍起湖中環視
者如蟻褚公讀書自若如罔聞見非能靜者乎褚公博
極羣書號稱大儒爲唐名臣至今讀書堆尙在人以爲

美談余忝教杭學每舉以勸學者大抵從古以來名公鉅人所以揚聲光于當時垂名譽于後世者莫不由此而至豈獨褚公爲然吾不暇遠引他人而獨舉褚公者以此郡學者視褚公爲先賢得諸見聞者爲近且切易以感發故也生之爲人姿樸茂生長在郡城闐闐中聲音采色非不足于耳與目也而泊然無所好靜者也自其來學余數爲言窮經之要爲文之法初若未之領會徐而攷其日之所業遣辭析理于余言無弗合者吾固期之科制旣頒有決取之志以誦舍羣居未免譊譊以亂思別擇一室取凡書籍而致力焉會大比之期至有司取材于學校甚備生以高等貢在場屋中濡筆伸紙

以答問目給燭至三鼓而退考官得其程文讀之見其
敷繹詳明援引精覈曰此必力學之士置其名于第二
計其所獲非能靜之效驗歟嗟乎靜之功於學者大矣
茲將歌鹿鳴而上春官願益以一言之教余辭之曰吾
固嘗爲生言之生用余言有效驗矣今上春官不過移
其試于鄉者而試之耳無難事也又奚言爲吾竊以謂
程文者國家取士之具耳今去而掇巍科行將見諸事
業記誦文辭云乎哉陸宣公有云吾上不負天子下不
負所學敢誦斯言爲贈凡同年之友亦請并以告焉

送俞齊赴會試序

國朝學校之制郡設教授一訓導四弟子員四十俱廩